

流水集

和書門			
一	三	五	
函	架	冊	類
四	七	八	

内閣文庫			
二	一	八	和
函	冊	三	書
四	四	五	類
架	冊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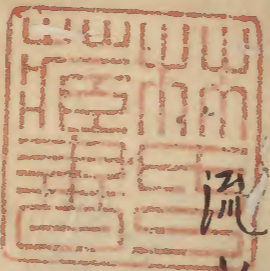
(一八)

詩文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18351
冊數	4 (1)
函號	205 116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流水集



序類

送謝上人登五臺拜文殊遂謁土州副使序

何東樹上人將以予告之曰若知大權菩薩因禪那力

變現於境東平夫自京至干土州水磔千里而遠

則宜見千百文殊也海多漫文殊之智也海雲擾

娑而漏多文殊之入法界而出法界也至若高棧勁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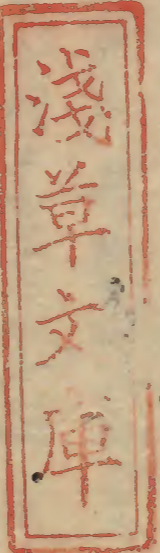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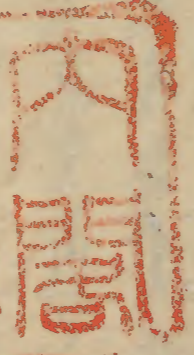
洪奮水獸下上而浮沈者皆文殊之應取也上人尚是

時孰為是文殊孰為非文殊且夫日之光如燭日之狀

如橘如鉤盤生空而眇者難見也乳之色必見必米如

雪如鵝之羽毛曠厚而圍者亦難定其實也上人往

雪如鵝之羽毛曠厚而圍者亦難定其實也上人往



哉行問之於彼列之副使藤氏賢心居士。今呂吉甫也。學通內外。識洞古今。其必見蒲葉衣之大士。於五卷之限者。乎韓愈云。吾師道也。

贈友人詩序

積雪融而登徂徠。可以飲松烈火。息而登崑崙。可以觀玉。是蓋士之履。厄窮艱難之中。不失其真。曰明德也。予長奉山。廿余年。遊玉府。息書林。竊不登務侍者之位。取柔易彥主之。嗚。凡所與交者。无非磊落奇偉之材。則健純粹之器。出必襟袂處。必割席。雖曰江漢英靈。燕趙奇傑。莫以如。皇其恢。予有夏於湖之。旧梓不接跡。於其伍隸。名於其列也。久矣。及辛酉之秋。遂賦季子。事歸。因問某子。多某孫。其文章。其事業。必何。或失於勢利之交。或挽於艱嶮之苦。以故。所見交遊。陞淪。磨滅。殊。尤。聞常以為今之世。松其心。玉其德。而為磊落奇偉。剛健純粹之材。器者。元是決也。比玉府有某人。玉以潔潤。其業莫能逾其。實松以勁堅。霜雪不能凋其采。而其孝尤長。於詩章。往往有大雅之風。夫固抱明德。負口者。邪。他日必於天下有訪。珪之譽。搜材之名。奉趾而可。誤也。然則與彼始而。榮路而衰者。異日而道也。交信錄曰。百年之間。多世之。右倘元。愧天地而謂之人。始可見明友之助。始可言信矣。予於上人取之。

魚假山序

洞庭有山。受其名曰君。記有之。曰。湘江北流。至兵陽。達蜀江夏。潦后。蜀江漲。勢湘波。讓而退。溢為洞庭湖。九七百里。而君山宛在。多中也。當是時。遠而望之。偶類魚山。之。故劉錫賦之。曰。遥望洞庭湖水。翠白銀盤裏。一

青螺黃冠亦以為賦青玻璃魚柳干峯湘江水清世
古今而扶桑之東有列亭名曰江之之北有島環島
皆多也海上多篔簹之竹俗號曰竹生臨四面截亭其
狀類君山玉府若苑神童交之稟清氣於湖山質年中
而文乎外辭彼島在京師數稔于茲欲取而不可及遂
取枯木之髣髴於島者載之於瓦盆鋪以白沙且以綠
水故以尺澤之觀數十尾蓋慰鄉志也夫藍崖瓊巖
之趣鵝巢魚箔之景不出牖戶坐泛湖之久而上湖之
島不亦快乎疇日之夕神童以書來求文為序要五返
而益勤余不得已戲編之曰所謂山者枯木之所像也
而所謂湖者陶匠之所作之瓦也山與湖皆假也假而
執之不亦惑乎然則何謂山何謂湖蓋山之曰其鳥乎
故名將可所說而安月序乎雖然器象之內自其假者

視之湖之之大也湖山之高地皆稱之蓋山亦可也自
其真者視之蓋山之小也山水之淺也皆謂之湖湖水湖
山不亦可也且審无假而不与物迁其是之謂乎由是
言之禹錫庭堅之玻璃白銀之白其有以乎夫山少者
仁智之樂童也其隱几而觀之其或有得乎慰鄉志去
乎哉今之世恒人不知此樂而徒觀嘉山水寔必越人
之懸呼乎可不悲哉多童之似觀則其必有得矣故為
之序以志是歲至永乙巳也

送湖隱上人皈播之船渡序

夢山少山居乎藍崖瓊巖巖生則常對雪夢海必海居乎
翠浪碧濤遠近每既學妙妙山也海也二者宜何如而
可羨夢哉所每恨者居於山者隔於山之深而海不可
以見嘗居於海者隔於海之濶而山不可以見嘗

峰湖隱上人播人也一夕過余而曰詰朝將有播之行
子其一言之余問其由曰身雖浴而多夢夕不播也是
無他嗜步山多也而問焉曰其處山半曰山也其名何
也曰號船渡又問焉曰山多號船渡寧其有以乎曰嘗
有海而通其水枯而不知年矣雖涉彼濤之所推澗螺
蚌之所黏緣者迴崖疊嶂之際其跡往々而在焉至若
泊自四山而霽暴動硎流漲起溪壑而淡自翳々之夕
漁歌与樵唱其聲若在耳也由是言之海山之勝可羨
愛者其惟播之船渡乎且夫按周子太極圖之文有言
曰洪荒之世常見有方山有螺蚌殼又曰螺蚌即水中
之物下者變而為高然至山而海々而山子何怪也哉
余辯言而告之曰有似於山故愛山有似於水故愛
水涉而上人之言猶然於愛者也上人其知不難於愛
而愛山水者乎上必其知之乎山是山水是水上人領
覽於是乎序寫

南遊集序

逍遙遊曰鵬之徙於南海也水擊三千里又曰水之積
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不厚則其負大羽也無
力予竊推莊周著書之志取胸中至大之道者也夫道
之為體也大而難言故託於鵬而言焉而鵬之為鳥也
大而難載故托於九千里之剛此而負焉由是言之鵬
也者道之體也風也水也則載道之器也涉則學其道
者必先大其器乎矣乎之冬管谷和甫赴擾之溫泉蓋
為養病乎於是安居無事不克無感於懷因發詠歌者
五十篇謂之南遊集北飲干京之日傳以見示且徵予
以序寫其詞讀之山川豁之秀美賢人君子之遺跡谷

禽獸魚。怪名無不各蘊於其中也。而其波濤之汪洋者。負大舟之水耶。其白格之健整者。負大舟之風耶。而其所詠歌者。曾中至大之道耶。然則和甫之南遊。則道遙遊之謂耶。昔者眉山之蘓與。同舟而適楚舟中。每有所作文詩。凡一百篇。編之謂之南行集。以附江陵。故予則和甫之所作南遊集。其亦為江山之故事乎哉。予故序焉。

送和甫東行序

踰閩山而東。皆湖水之境。而其水也汗。而湛油。而澱而委折。演注至於北郡。則波益激濤益駭。故其清氣之所鍾。神氣之所感。索於山玉。可攻涉於園瓜。可食至多。滑唇之鳥。細鱗之魚。其產亦殊奇也。而吾嘗怪其土之生人。稟是氣而能文章者。希且少矣。余友和甫公者。

家本東川也。為新氏守道。以莊夢光。退居而結廬。以采在湖。別數十有年。然則和公而謂之湖人。實亦可乎。其所摘之藻。往。本乎清氣。浮俗非其所尚也。而觀公之知公之所涵養矣。夫春浦夕烟。雷。四起。此其溫翠也。夏潦雷响。滄溟拍天。此其高遠也。秋時橫月。平沙渺渺。此其冲澹也。冬水封流。蟄砂蟠屈。此其雄深也。陶情寫景。咸得其妙。由是言之。湖水秀潤之氣。之所鍾。殆於公之文。而待於公之身。欽嗚呼。余者公之同鄉也。文氣踈宕。下筆令人唾湖之氣。獨私於公之詞。而慳於余之筆矣。昔者虞集贈南昌劉應文序云。江西之境。其山奇秀。而水清瀉。又云。昂江西論之。王曾豈非其人乎。夫江西之山水。以彼二君子之文。而增重於千歲者。欽今也。余於性不文。而公之性。文則湖之慙也。湖之偏也。公詰朝。

將來為我謝湖日取借其溫潤深淳以為貫道之器矣

送栢隱上人皈相陽序

相陽戰國也道之則山有篋根之嶮水有天彭之阻鋒
鏑堅利外患不侵雖然比年大臣為叛國執危殆如擊
盤水必扶側車喘之曾慄之曾乘是時夾水環山篋竹
荒茅之野則狂猾窺隙以肆劫奪收奪人之過東西列
有不亦痛乎癸卯月玉府栢隱上人歷道於斯將發
之先一日徵予以贈言予於上人也厚當其行乎可無
言乎因言達中善為之意以為上人之贈夫古之人送
客詩云逢橋須下馬過夜莫行舟又云入稀野店休安
枕踏入靈關穩跨馱是皆非君子人之保重其友之言
欲上人之行橋而不下馬過夜莫行舟而不下舟天彭
其阻乎野曾而不枕狂猾其窺乎上人其慎乎公

仲尼之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云者今臨其地也
雖告之其心每益於上人乎行其言止是而已

送克祿卿行支紀公歸南國序

紀氏世居南服自公已上皆為國縣之神職官至克祿
大夫者累有官公之先君諱宗傑號大賢居士每書
不讀其要以資和歌天子嘗有詔采其歌辭者凡百餘
篇是以又作大官有各平時每有禁林宴遊遠遠頌之
雖少居士不慕榮利不好紛兄退居南服曾所居有梅
數百株竹數千莖橋軒之類日梅并居士隱居而宴曾
所謂效山陰之種竹者曰并隱擬孤山之詠梅者曰梅隱
者歛兼貯書籍數多軸插於架堆於案居士誦讀而
樂曾所謂李氏藏書者稱之序岳山房陸子作記者稱
之南里書業者歛於是引二三酒徒琴侶居士宴娛而

醉曾所得醉吟先生之雪朝月夕好交者相逢六一居士之山肴野蔌難於而前陳者映叶居士朝之則以宏才與季擢身於雪霄之上野之則以優遊自得栖情於山水之間晏如淡必以此自矜不亦賢哉今先祿歸行文紀公其宗子也裕蓋之名揚于家邦茲春款先於上園殿前賦歌三章其妙配之山邊之未人柿下之人凡未必多讓其達矣人僉曰不墜世家之儒風于時聖主賜寶劍之櫛具者一雙賞雪寔一時之盛也因每何南將飯其旧梓而甘其寂寞荒寒之藜是亦急流之勇退而繼先君之志緒也夫梅亭竹園出於琴浦暮煙之上而中有詩書絃誦者足其公之序平予第其鞋竹其杖逝以問之群公有惜別之什予亦序而贈焉

送洪公上人遊四州五卷序

棋公上人四州之產也其為人澹而雅炯然冰壺秋月耀於瓊田之鶴阿同之鸞鳳也予去年識之玉府立譖定交晨寔夜繁評侍偏又顧惟怒惰之資方有賴於左轍而右策何幸加言疇昔之夕謂予曰四州之中有靈山焉與彼海外五髻峰易地皆珍凡其土之人民無貴賤無賢愚膏于行輿秣于征蹄憧之往來者率皆數十百人於是蒼崖起三摩地而玃種大智光導之生於迷路猶若慈母於其孩因令其脫愚癡之桎梏得智慧之秘寶者不可勝數而其教專被于我浮圖之徒以故飛英考而懸日月說大法而對王侯豁達傑特之大士排肩而出夫蜀也者分而為四川古稱多出異人其浮圖氏而出者亦有勤也子后有簡敬叟皆為一世之豪也然則四州者茲邦之四川乎又曰吾少抵京師

隸名於官寺紛萃靡廉之衢故蕩膠輻之境可後不憚
可軌可去身日与俗化心日与凡移不作礼彼善塵八
稔于今誘有言夫服鳥頭藥者分其服時顏色悅澤筋
力強盛一旦鳥頭力去身將如之何吾不露於其法藥
久而其澤將竭也詰初將南歷福原之舊都觀淡路之
孤鳥下鳴渡窮勝浦遂以詣于五老子寧可無贈言乎
曰昔文暢遊五老主丈擔月上人其慕文者欽柳子作
序壯其行英藹奪昏予其慕柳者欽於是書而授之

法親寺舍利塔序

八坂有寺曰法親寺有靈塔考圖記身七百年前用明
皇幸儲宮八耳之初建也成五級二十丈有奇周匝二
丈餘尺一柱圍諸佛像遍陽四柱繪諸尊之像而大辟
支牙舍利有焉至西銀柳鑿土巖秘而其氣三身抱日

而昇而靈感應是享可証嘗謂元弘以來天下固於
鋒鏑而寺罹于鬱攸之難輪奐照映掃地而彈見者無
賢愚靡不敢歎恨享厥後性夷大將軍奏于朝而乞俟
復煥然一新飛檣及宇層甍危棟奇藻之飾若加於舊
者康永壬午秋吾天竺國師欽奉聖旨慶讚此塔語
見于本錄茲春無量壽老禪遊于此地因旋之次謂余
輩曰夫至妙覺地身道無所遺示堅密身則道有所驗
若今此之塔舍利羅也金零玉珊于勝熱怒煽之后其
堅密身之謂乎若彼太子也國師公也將軍也電掣影
滅于高影宏麗之方其妙覺地之謂乎是二者迹雖不
同其接物而利生一也矜身燔身不墮虛身不失其唯
妙覺堅密之性乎昔者支那國建此塔者曰洛陽曰臨
菑曰建鄴鄧隱曰成都雖於微其靈揆必推明州之育

王而為最也扶桑六十餘州亦建此壇曰某山曰某寺
雖珍言其休應亦必推八坂之法觀而為先也今之人
弗知此等妄惟奉說異之說遊冶之樂耳因作唐律一
寺告來者以此理云余聽厥言不堪抃躍次韵奉答是
正惟求

下臨谷邃上林穹塔穎衝天一劍雄開戶要看投芥手
創基難比聚沙切瑳更尚掛中層月四面輕吹孤鐸風
太子登仙國師逝詩成予古洛河東

送超海上人赴于四州序

超海上人者玉泉秀第也夫上人於予同門為近上人
以度牒卒於予為同歲其在群玉也予為知務土人亦
無何為同官其識上人也十稔于今矣同門而近也同
聲之應也同無之求也尚其隻影千山拂衣而去之待

其所以無言邪因問上人曰夫堪輿之大腐輪之廣矣
將向何言而適乎上人踞矜而以大指月曰子知之哉
予起而揖問曰夫沙門之遊于世猶如月之遊于太虛
朝而天涯暮而地角彼至無住著之心身月臨名水波
波頓見而月無痕也上人其嗚之乎曰否也又問曰世
之治術者備月之之取在伊之身月猶身也性之所寓
也矜則月雖有遠近之異而人無別離之憂者上人其
示之乎曰否也又問曰八月於秋季于始孟于終十五
於夜又月之中凌碧海之侵汗掬素氣之情冷馮虛御
風而縱其如上人其好之乎又曰否也予遂辯屈思所
窮而欽衽左次不知所以問之也上人曰子毋多言子
記蘓子瞻之瓊儋紀行之句乎其句曰吾行西北隅如
渡月中予因知上人之赴于四州也遂書之以識別

漁父扇序

疇日之夕予訪龍溪上人於晦軒之北頰遊酣之時出扇而需賦之披而覽焉江流渺渺葦葦瑟瑟然有漁父飄飄其蓑乍風乍雨舟之大可繫荒寒之趣成於自然豈古之陀子頭道子脚之既畫乎不然其妙何臻茲於是筆戰而為不知所以賦之迫于督責之急遂信墨引筆而圖強顏之慙終以不免來卷才之后歸卧就睡時有青其笠綠其蓑者見多曰汝以卑陋之辭汗予何哉予者古漁父也蟬蛻於濁穢之中浮游於江海之上上之則不知有王侯大人之貴下之則不知與者隸奴之賤不洪八疵不復四患是其漁父之道也以汝見之面垢斤名利之埃心薰于是非之焰客顏言行欺世盜名由是言之漁父之道何從而知之不知而言之難勿

言之可也昔者莊叟形容一兮之漁父曰剝船而去延緣葦間之之四字畫筆也夫莊叟之為人也不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累於名不誘於利不囿於人不技於眾汎々乎若不繫之舟身知我而言我者其惟莊叟乎漁父逆勃然而出秋浦煙起不知舟之既行而多亦竟矣嘻我不疑之矣疇日之夕賦之扇中漁父之精也歎其畫之神異請而覽焉而置之於机上午起而便旋少而返披而復觀之扇之面漫々黑漁父沒而不見即問童子曰戲以塗抹焉再矣罪在于不教者邪予固俯而羞仰而吁而諭童曰嚮之夢秋浦煙起者其是之兆也於是序焉

奉拜九世戶文殊詩并序

予昔飲丹陽九世戶之畫山之宗庫海之遠迎接于目

而悅于心者有不能悉數者壬寅秋九月予從吾翁而
竹筠端道息諸札彼島宮寔報夙志也按輿地志丹之
西多佳山水九世最為甲距郡一里有島香、亭出于
溟彼微茫之際其形勢若近氏斷而構為橋者因月之
曰天橋神之代取由創也嶋之上有寺橋曰智恩曼殊
大士居焉橫經侍者執轡立者左右各一月邦昆侖羯
摩之所作也瓊蚌之殼傳于取瑞獸王之領其大若梅
花簪自如也夜參半之后灯出水閣之上文光於浦松
之枝低昂隨波且明且翳觀者望者脅肩累足闐如也
其化境之異也其靈跡之奇也非取之筆端之描繪也
吁盛矣哉夫大士者何也智埴之菩薩也智者何也心
之發現也心之空寂名之為菩薩也至若其入酒肆入
淫坊現鉢於粥鍋上分身於焉者金篋下者身雖巧火

自在三昧皆是假而非其躰也辟之益彼海山之勝者
嶋嶼者泝澎者平者遠者雖究其妙非其真而其假境
其揆一也大士之化猶以如是况乎刻木而形也哉或
謂予曰子之言為幾道矣雖珍昔人有言去聖益遠幸
而存者惟像法焉已耳像之所在人將有觀像生敬深
求而自功者矣由是言之是像之出是島之成有深旨
哉因書或者詞而申之以詩云

昔對天橋登今來九世舟楫伽乎海嶼官廣在神州達
此新奇境能忘逆旅秋瑤京多勝侶未到是吾愁

奉饒雲松居士赴東洲詩并序

史所謂文武兼備者是果有其人乎雲松居士其先曰
高節公之兄雲溪閣下嘗治于粵之賊寇起其徒可三
千也當是時賊時張其陣於左右張公張國陣貫之而

拋去身自發大黃射殺其裨將又拔巨劍斬其中堅之
將一人會日暮大風起而砂礫掠面旗下士卒皆無人
色黎且公將精兵百餘騎且攻且擊遂滅其種今布帛
是其戰場也其夏類景桓侯戰于臯蘭下由是言之居
士為其門賢子威武之道不問可知乎而為詩文各數
十百篇兼有楷法雖云為屈宗作衙官而義之作北面
不可多讓言便吾取乎今之世居士其文武並備之人
乎矣抑十一月將東歸濃之故郡凡受知於居士者咸
詩而餞予竊以居士出可以批元搏虛文可以宣風歌
德行於世必有益於天下之民者也今也彈丸黑子之
小郡以恬退為樂世復為閑為居士不取也况迺吾君
與吾相之心哉始身赴召于京師而宜重受厚錫拜為
官也矣文濃之東多奇山而少平地一遊以酬於夙志

志其亦云也居士與予為方外交宜哉惜其遠去故序
嘗因系以小詩為后舍之張本之字允 一晒
金玉堂中滿洒人東台山水暫栖身歸期在匪莫違約
禁花營花二月春

奉賀廷秀上人轉侍香偈 并序

侍者之職甚重矣慶喜之於瞿曇圓悟之於東山其庶
幾乎喜也聞多而自美悟也機投而語活壽多而自美
機投而語活者亦何巧於今之人也凡今之叢林居斯
職者苟非壽寡必自醜非機昧則必語拙夫聞也自也
機也語也茲四者懸判而今之人不愈全之何哉夫齟
齟白藥之為四達也脫六轡越三種而馱騾不出泥滓
毛嬙驩姬之人后宫也飄輕裾翳長袖而嬈妍不爭妍
艷至為衝凡不能起毛強弩不能穿縞者皆歎其末也

智能卓詭之士之出上世而愚蠢連蹇之士生衰俗之
知其不及又何怪哉戊申之秋玉府廷秀上人侍職于
上人蓋人之傑也其容上也春蘭秋菊慶喜未足道乎
其語言也款篁偃松圓悟未足抗乎后之居斯職者不
效於斯人則吾無望焉耳矣於是乎上人到掌其職之
日從攬座右階而升寶香斜插玉塵橫獻儀之肅如也
衣之襜如也進退有度與之如也祝者充終若有事也
由是言之他時異日功成名遂而秀于瞿曇之林登于
東山之頂也決矣予於上人也無恩情迫切之義又無
私罔網密之言雖終夫樂道人善迺吾之心也匪僭而
序享因係祇夜一絕之安望九鼎知為同發一嘍
君亦玉皇香案僊遙來下土是何年直將一念空凡債
月下金籥鷄未拍先

送客赴相陽序

甲辰秋八月九日有客過予告以園左之行因問道取
由曰道於浮鳥也問道於彼鳥之意何如曰峨富士之
山莫近於浮嶋富士之為山巍乎高哉中腹有雲氣而
映帶如一匹絹自非清霄之朝全不可窮其形今也天
朗氣高八峰之秀在吾目中也決矣嘻甚矣子之愛山
也夫四方之山莫小於富士其縱也三寸許而其橫也
加言者二矣背言而不足以為走乎言而不足以為譬
瑣也乎礪也乎一培塿焉耳矣客怒曰吾子者京人也
踰關以東僅不過十步然則山之形狀何從見之吾子
之言無足信者也予曰夫京師之工於畫者住於扇
上而掃其山之形狀予熟視之縱也橫也不過嚮之
謂三寸四寸之山而已於是客掩掌笑曰吾子之言雖

似滑稽其後哉於道矣莊生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山為小其亦是之謂乎矜則予亦袖彼富士之山而東飯于京之日取出於予之袖中令吾子而見之何也吾子不言乎四方之山莫小於富士也遂飲而去云

歲寒三友軒序

予友惟宗上人一日以紹拈見需歲寒三友之序寫展而見之白可在天青嶂峩下有孤亭之有書牕而松之瘦者天竺涉水不帶浮囊之羅漢耶竹之情者寒巖對月高讀黃庭之道士耶梅之蕩洒情絕者孤山雪后撫吟鬚之詩人耶予拍掌而絕倒不亦快乎爰統論三者明其所由之道者也夫花木有三友者有十友者十友者何也海棠牡丹之數是也三友者何也松竹之類是也十友之所以為十友者顯乎春三之所以為三友者隱乎

冬夫天地之間凋萬物者莫勁乎冬榮萬物者莫美乎春故冬春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南冬之仲冰益壯鶡且不鳴之時三友者不改其操則雖寡未足寡也南春之季桐始華田鼠化為鴽之時十友者不保其榮身雖多未足多也矜則可捨十友以從三友乎可捨三友以從十友乎辨此二者其唯君子乎夫物各因其時建其德則曰三友曰十友其揆一也何則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故曰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在需之上六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則三友者其本需者欵在損之六五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則十友者其本損者欵然而衆不能治名治名者至寡者也由是言之三友者重於十友乎十友者輕於三友者也決矣

噴歲寒之友三上人託以自况鼎立於雪苦霜辛之表
異於世之取友者之衆多可知矣上人他時異日起自
瞿曇之林號不請勝友而道香覆于普天之下十友云
辛哉三友云辛哉於是辛序要

天遊齋序

德人天遊秋月寒江豫章危堅氏之妙句也予每詠歌
此愛其曾次無塵之趣而寓諸心因是已萬幸天和俊
少以凡流文采種性自然如雲間之鸞鷲似海上之鸞
鷗而視者望者怪，享而醒心疑，尔而立志不亦難
乎一日於其友留月主人功甫而見需顏于高齋因以
天遊目之夫上字下宙之間能遊于天者孰必南華之
老仙乎至如南鵬北鷗形容天遊二字所謂道遙遊者
是也其首曰北冥有魚其名為鯤，大不知其幾千里
也又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抟扶搖而上者
九萬里遙徧而不止其末曰蘋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
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乘雲氣御飛鸞而遊乎四海
之外云云而後世之文人徧天遊者莫敢及者上人他
時異日才力變騰地位峻拔名飛翔乎釋天而戒皮定
肉潔而為冰雪不惟下視鷗鵬亦乃勘破姑射之神人
焉再矣而後悠飏開戶對三五夜月之秋則豫章庭堅
雖仙去者其日數百載而久矣頭戴華陽巾手携欒桐
拂徐，享而進而向上人有言曰夫上人素而天人種
也天人而天遊豈類人間世之遊乎哉予老懶衰憊筆
硯生塵矜而迫留月責嚴急而不獲止享於是辛序
要

拓西州義海上人詩序

天文未具則也談天之說有三曰蓋天曰渾天而莫知其說之孰是也且夫蓋天之說則以天圓如倚蓋芻轉而日月從上也渾天則以天地之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固旋其極其不渾然矣黃帝時之曆起辛卯顓帝時之曆紀乙卯曆之所作非渾天不可也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真道西故曰東穹日出之地也西底日入之隅也南穹炎荒也北極水隘也夫中國之為蕩也巨岳倚之遠林環之漲海迤之橫陸靡之訛緜百萬雲霧驟至於中木以殊異不亦美乎今工人質于中而文于外蓋稟彼氣而生也由是言之先西底後東穹不同可知言年矣然而東穹也一人在上四方在下以故雖流水之無情循朝而流一羣辰之有躔又拱趨而煌一言矧乎上人遊鞏寺教年

觀其師其師為僧中麟終朝夕屈折於其師之旁侍中瓶染文墨豈不孝中孝乎哉凡者天地之間雖有別離而無別離之謂者也何以言之昔毗目仙人執善財童子于自見其身住十佛刹故于自見其身還在本處是則十言不隔者耶而有東也者有未始有東也者有西也者有未始有西也者有南也者有北也者而未始知東西南北之果孰為孰無也然而東者西者南北者是之謂方果且有發與離乎哉夫西言而月之歎處耶義海之所按也東言而月之上言耶諸翁之所止也予起而呼月之曰何也蘓玉童不云平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以上人其速東之諸翁有詩於是乎序焉

堯舜之道而已矣夫堯舜之道如天之無所不覆
如地之無所不載如日月之無所不照臨如江河之日
夜滔滔不已而孟軻稱之曰孝弟何哉蓋人道莫先乎
孝弟堯舜之所以為堯舜惟此而已故三代以來率民
而孝弟者復其身孝弟者賜其帛孝弟者旌其闔凡君
子之孝於其先也思於心存諸目思於居守心存守
再思於飲食心存守再思於其嗜好其笑語其花朝月
夕遊燕之筵無斯須而弗思以無斯須而弗存者也王
祥卧冰孟宗均笥數也是皆外孝而非吾所以內孝也
何謂內孝也瞿曇氏之鬼率目連氏之蘭盆是也寶池
二年六月某日江州太守久賴居士之萱室明室逝矣
居士執其礼水漿不入以明先王之法也於是又一萱

童見於夢居士握其手示以狗子無佛性萱室領會抗
平而去直向剎劫三塗之羈縻脫向五濁之泥淖兜率
內宮拉平於諸聖之列矣夫此狗子語則僧問趙州狗
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云蠢動含靈皆有佛性狗子
因甚庵無州云為他有業識在又一僧問州狗子還有
佛性也無州云有之既有為甚庵入這皮袋裏來州云
知而故犯后来拈此語者不少曰翠岩楚曰五祖演曰
真淨文曰因通秀曰疎山如曰普融平慈受深此數輩
善知識見地明白義天朗耀以小智小見不可分辨務
而專以此語接向學者而大鳴天下者豈天泉禪師也
而參以此語最著者十五人秦國太李漢老魏之如也
由是言之吁奇矣哉居士夢大笑居士者括而論之
森羅萬象居士之成也山河大地居士之熱也日君月

妃居士之義也名賢女也法界同體一性無二殊則
興盛家國扶起門閭者皆屬於斯夢者也次矣且又多
也者西望天聖人說而實字何謂說而實字則秘有十
夢者有七多者有誓多者有眠叢者故曰三世如來說
多歷代祖師說多天下老和尚說多今懷居士以宝紙
夜說多山僧因居士之紙夜於是辛序字居士之夢金
剛之正身云

寄海西天章侍者詩序山水軸

太極之氣積成山岳洩為江海所以累世界之山莫如
於妙高之峻寫其體也東寫而銀也南寫而琉璃也西
寫而玻璃珞也北寫而金也而環山皆海也其水之色
也映彼妙言震而白離而青充坎而且紅且黃也其餘
屬之山曰雪山曰香山從其麓出者有四或從象口
流出或從牛口流出或從子口而入于西海或從獅子
口而入于北海遂溢入于瞻部洲西有烏佃國烏佃
國南有心曰日持取言觀音大士居止其頂也殊則妙
高之境其大者耶宝德辛未歲有友人海鴻子袖畫軸
已予而見雪序其上展而覽字滄海漫青嵐屹立于
中而石壑子尋聲屏風墨之下有寺字寺左有懸水瀉
落如有環珮琴筑之歎而例之辛瀨之辛寺右有嘉木
美竹蓋覆其藉如也葱如也不辨其品四時一色也寺
前有舟一尾帆於烟浪而小於舴舻矣一尾棹於塩戶
而濂於簪箸矣而漁磯之灣有白鷗一双水之所淺渚
之所近葦之所戰泛殊飄殊刷飛楚之殊莫不中詩意
杜浣花殘生之句耶黃摩圍以我之吟耶語語哉予問
寫曰是何心哉於是辛海鴻子指心而曰茲所謂妙字

山者也指曰是自

東心之群玉殿來天章估者陔也其為人也玉其顏花
其心世之所謂水月仙人者也而曰文彩曰地位誠純
代之凡流耶指舟而曰是海鷗子之舟也將候西南之
使風而徑者也指白鷗而曰是海鷗子之尋人多中意
之取也南華胡蝶之類也夫舟也鷗也道於讚而之妙
言之具也殄而無速而到享而反卒故先圖寫而慰其
志者也數旬之間獨心語口念茲在茲公其謂何子即
呵之曰海鷗子白向不云卒茲所謂妙言山者也苟會得
所以妙高之為妙高者其又領所以毗目仙人之握善
財童子之丰者焉耳矣何也三世不移十方不隔也海
鷗子咲而曰請以為序焉

送九尚西帝赴大唐國序

予觀天地之間不可重大唐耶大唐為國也直於天竺
之東日本之西焉何謂不可重大唐耶大唐者文章之
國而道德之淵也夫文之為文尚矣文之所以為文蓋
不可以一槩觀耶上享而道德之文次享而事業之文
下享而科舉之文所以有謂曰研究理趣泓沂心源括
囊三千經緯為世此道之文也挂璋王度黼黻皇猷德
日月爭光汗青可紀世事業之文也若夫明經拾芥意
在取青利舉之文也可漢昭回日星繁衍天也不能以
不文耶山川流峙草木阜蕃地也不能以不文耶三光
五嶽之所鐘六曹八座之所舍亦不能以不文耶文而
本於道德固百世人心之幸也三千三百之禮儀二百
四十二年之管削義文固孔之心非文章不可傳耶五
千四十八卷十二廢多釋也弥勒之教非文章不可傳

耶孫則大心之為國也不可敬而且仰耶故自天竺而
來朝者教則耶蘭陀寺善無畏三藏密則拙意摩府吉
友沙門百餘歲佛圖澄建初佛陀跋陀由龜茲至姑蘇
曇無讖三藏金陵求那跋陀羅等也禪則香至國王茅
三子般多羅親子虎視牛行碧瞳天相乘三束之芦
度楊子江達磨大師也自日本國而來朝者教則睿岳
寂澄大師世姓三律氏近州滋賀郡人也密則高野山
空海曾渡流沙達著文殊而流水書字曰唐書有其名
禪則吾山開山扶桑禪林之大祖千光肉身大士也其
孫曰勅賜真源大照禪師竟山黃砂十世之英匠也務
山住石室有疏語傳于今竟山的子曰五山歷住一菴
大和尚 九洲西寺其衝樓也探顯三藏究秘九丘夙
儒月什一日百口而予三十年之知己也一日至藿

橋告南遊曰夫福州吾祖師生緣也詰朝將舟于烟浪
宿于葦室取路于大唐凡知我者成出租于外左街僧
祿竺雲和尚永安名師竟崗禪師兼翰序奉一歌一詠
其言云云係是言之師寧可也贈言哉予今霜髯雪鬢
行年六十一為半其年吳之山越之水豈不同其遊乎
哉吁黃鵠一去青冥無極之者古之人云予名云

送天与啓公座元禪師南遊序

南華老仙云北冥有魚其名為鯢之大不知其幾千
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
而飛其羽垂天之雲是也海運鳥物徙於南冥又
云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
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夫人而南遊者
又殆耶昔之財者童子遊於百城之南其國城或曰獅

子奮子或曰獅子室園或曰三樂或曰安佳或曰自在
城或曰如意花門或曰海間海澗有園名大莊嚴其
中有王都曰好德樹須弥山於八十王都最為殊勝其
王曰一寶主有六万妹女五百大臣五百王子端正勇
健摧伏怨敵吾嘗怪天地清淋之氣性之發於南方而
斯乎人曰按周易南方也南離之卦離也明於外闔
於內則君子者之泯其知之象也然則鷓鴣之潛北冥者
似乾之初九潛然欲化而為鳥其名為鷓鴣之背不知
幾千里者似九二見然在田如見大人欲怒而飛其飛
若垂天之雲者似九三終日乾乾之時欲是鳥也海運
則將徙於南冥者似九四或躍在淵欲南冥者天池也
九弟里去以六月息者似身九亢務有悔之時偕極欲
至府天上座元禪師日本信州鶴湖人而神家謬系也

第二序 同人

凡信為國也多奇凶而少平地公稟問氣心靈洞開讀
書著文其動如雷名喧四海眼空諸方以故今將遊于
大唐國用祝其光吁志之大者也被善財至於八十王
都見五百大臣以遂其私公其慕善財者欲南華作道
遙遊篇辨鷓鴣變予其慕南華者欲公誠使其業也傳
千載之后其非繫於茲行庶乎其近於古矣

南閩有一島其名曰豐葦原之中有一怪物号以
天為笠以地為鞋以日月為双眼以山河為全身不亦
異哉辛未之冬將赴大唐國於是乎東佛而眉綠者西
佛而鬚白者南北佛而其面且組且黥者送之於南津
之辭盡言其千無量阿僧祇之黑包天漿于無量阿僧
祇之藥師也乙華之酒歌以減者之曲緊那羅鼓瑠璃

之琴矣其音冽々然也乾圍婆弄珠瑁之態矣其袂飄々然也遂解龜毛之纜倚兕角之棹乘摩訶般若之舟超毘盧世界之海須臾而至于大唐國拜誓首大唐明天子々々曰子之志大矣哉子之所以來於此邦者為法而來耶怪物仰答多而曰孟軻有言加國者非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夫臣僧有祖其率堵曰永元之喬木々々之所在予祖所在也以故凌万里之波濤而將遂平生之素志于時天子賜度牒俾其行而拜其率堵其率堵也白雲之壩青山之犀頭々魏虢肉身温如也怪物克剛素志而旋旨由是言之他時異日奉天子勅東向于日域則海上彼穩我國神靈出迎也次矣怪物謂誰天下老和尚懸極雲孫禪居大鑑的商怪於詩怪於文奇怪於禪話信都啓天与者也故予托言於怪物預紀其始末享祝也

賀相國寺棲嚴頭序

昔者瞿曇氏之說教非有意於誇辯論矣所可尚而言者唯其歸於慈仁斯以為大聖而已矣大聖之道可由而不可言可知而不可議何言大聖之道戒定惠是也何言戒定五首棲嚴定是也所以經曰有三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王具足妙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斯一經理行之大本也欵由是破七處攀緣別二種根本二十五聖由是證通五十二位由是立階級瞿曇氏去而不行慈仁之道日入於懈怠懶惰盡除大聖千載之法於是乎禪林有大菩薩曰真歇住經山曰謂衆不專誠於斯道鳩大衆於大殿定楞嚴勝會之因請書記製疏語維那先期擇音聲之類迦陵之仙音者為

撈嚴頭其國也者何建立地位也仁王享而五十一位也瓊瑤宮五十二位也華嚴享而四十一位也大岳享而四十二位也士申之北制相國互林南豐和為露茅南明俊少仕棲嚴首唱之位其顏也春花而艷如也其心也秋月而皎如也觀者聞者莫不戀慕瞻仰享一山貪曰均其人而歡呼雷同且夫弟年之為名刹也其門扁妙莊嚴域其閣榜國通金繩杳々而界踞玉池漣々而瀾波殄則撈嚴之舍其義深矣哉嚮之妙莊嚴踞云者國通云者可以鑿之矣昔宋南豐作唐徧曰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享今也佛後二千餘載而再奉茲典則真歇其合南豐之篇者歛吁昔南豐今南豐也爰江湖之石緇作禪詩

賀言僧祿竺雲大和為跋其篇末誠左且明太史公之波闌也予雖不腆序而冠其首乘車之嘲必有茲歛

賦海雲招丹陰故人詩序

西海有雲青者如蛇黃者如粉赤者如鯉白者如鷓鴣黑者如鷓鴣擾々而浮者如馬王之鬣靄々而簇者如蛟人之縉龜山風流淵才侍者居之其心与雲淡如也於是平洛社羣賢賦海雲招之而見需予以其序也而曰天始有氣而已氣之所寓為雲也至閑而止出而雨入而晴雲之性也海也至清而止激而瀾卷而澄海之性也雲不自雨由海以為潤海不自潤由雲以為雨然則海与雲惟一而已由是言之侍者他侍異日興其身雲雨于性海不亦快乎何言身雲華嚴法界海所謂阿迦尼吒天身雲淨居天身雲善現天身云乎不熱天身雲

無量淨天身雲自在天身雲兜率天王身雲於男女
身雲等是也且夫日暮碧之合佳人殊未來者群賢
之情也侍者其謂何遂為之序以志是歲寶德壬申也

送東樹侍者山水軸序

壬申之秋八月既望予携芭蕉扇曳棧桐履道逕于竹
欄之下梅屏之外時有客自東而來者袖山水軸需予
序于其首展而覽之山岷之寺深海漫之舟舟小所
謂庐山勝甲天下者之類也雖云陀子改道子肺之筆
莫以加焉不為奇哉予同於客曰書軸之主誰人哉曰
大唐獨步日本無雙妙喜佛種慧濟禪師三葉孫東樹
侍者也予起而舞之而坐曰指書中之仙樓曰金華旧
址尚漁宅玉樹殘聲樵牧歌此非賦金陵妙喜之詩乎
群增錄二後烟靄天桂独後青天外此非遊九曲亭妙

喜之歌乎客即細讀欽瀾文川清四座收塵氣此非游
庐山宿落星妙喜之長篇乎漁網曝斜曛歸舟帆影在
此非摹瀟湘八景妙喜之知詠乎終而予數畫中之勝
境之尤勝者在彎月之一橋何以言之以春雪而東幽
秀花有馨耶夏雪而南陸蕪樹有蔭樾耶秋雪而西香
渚淺月印素波耶冬雪而北村寒雪襯紅葩耶所以橋
而來往者物而友三人暮而六七輩登臨之美遊觀之
樂其烏可以已也夫且夫妙喜師宗門大法之橋也曩
昔於東山水上度人無數既倚之乎哉未倚之乎哉侍
者對茲畫獨對妙喜師其亦庶乎其可也

賦桂在夢海西故人詩序

夫生于月中者桂也而其芳者遠不飄亮於三秋者月
也而其明者莫能遮蔽聞桂之芳者郁之夢而胸天豁

婁月之明者皎々，享而眼界，俗人之於桂，未有不望之者也。而於月，未有不仰之者也。人之來斯界也，儒學而其行不精，而善名無揚，義不立而美德無施，道家者流，享而多務，半哉，矧半焉，釋氏也。人之取仰望者，猶出於儒道也。之上者也。然於桂月之時，其義深矣。昔釋迦牟尼，斥標之而明古佛之心，般多羅識之而續列祖之道。馬祖當前而嘆普剎於物外，室覓拳頭而穿魯直之鼻尖。夫古人之觀物如此，身自古知月之深而尚桂之至，豈復有加於佛祖者哉？是以月之明者非不明，而其明之所益，與人明之桂之芳者非不芳，而其芳之所聯，則人芳之於阜康，節俊少系出，將種名冠僧林，茲秋省慈闈於海西，二心陰道也。山崖其相流，樹縑海蕩，隨其相流，樹慈蔭，藉其相錯，雲蒼蔚其相浮，有人於此，與俊少為同心，為同德，為同朋友，不忍睽離之情，一夕予而曰：俊少未旋，吾奈之何。曰：歌讖希逸賦曰：美人邁兮音塵兩隔，千里予共明月三歌，而出其教，感動天地，不名異哉。或謂予曰：老子非斯人之友耶？曰：然則請江湖名緇，鳴于詩章者，何不慰其志哉？於是予以賦桂花，寄海西，斯人為影，嗚呼！習之所謂人的之人，芳之云者，非諸公其誰乎？爰見需贅語，不獲已而書之。

十哲圖序

古今愛畫者多矣，未若因畫而作文矣。因畫作文者多矣，未若因文而明性也。仲尼門有十哲，必釋門十大弟子之列，何謂十大弟子哉？大迦葉、頭陀、第一身子、智度、第一目連、神通、旃延、禰、阿菟、天眼、富那、說法、善吉、解空、阿難、多聞、波離、持律、羅云、密行、各居第一，何謂孔門

十哲哉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改事冉有季路
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夫南釋言出世之盛日
蓋教靈心百石之莫傑也。未嘗也而求其如十大
弟子者亦不多見也撰魯國三千之學者。未嘗無
也而求其德行之如十哲者亦不多見也吁善人少而
不善人多于古于今雖云大辯者不可分辯矣夫仲尼
儒者之冠冕也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之不
行乃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於是西入周南
至楚畏匡厄陳奸七十餘君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自衛反魯終後樂正惟頌各為其所仲尼沒後七十子
之徒散游諸侯而仲尼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遜乎
公侯至于唐朝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自漢至隋或鄉
大夫至唐朝乃封公侯曾矣之者道動天地感鬼神自

漢至隋不遜乎諸子至于唐朝乃旌入聖哲正欽二年
升仲尼為先聖以郊祀配。年韶州縣李皆作仲尼廟
開元八年詔十哲為坐像圖今也欽茲圖亦而回顧者
後而疾走者穆爪袂者搖月扇者似賀者似嘆者曰兄
曰弟各適其適頗有似乎放心遺形之勢仲尼之徒豈
其臻茲乎予聞言於古之人曰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
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警雲霧久鬱忽廓
則清夫仲尼之道否於周秦昏於漢魏息於晉宋鬱於
陳隋而遇于唐朝百世之憤一旦而釋為其弟子儻
蕩其心倡佯其形嘻咲而躍亂喁而賀其理之本然也
非畫等之妙孰幻之。五峯南翁能公知秀僧林之應
佛海之鰲爛窺三藏十二部有藏殿有脚之譽亦兼從
扶桑大儒外記業忠公傳詩之雅頌易之彙繫春秋之

懲勸以植于内文于外以改造次必於儒顛沛必於儒
務則公之愛畫者目貴於儒耶貴於儒者達於理達於
理者必明於姓明於姓者以物不污我洒之務落之務
踏之享伴之享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
釋何人也儒人何也予何人也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
也曰合而記言為十哲圖序云

寄善惠寺詩序

踰閩山而東有國曰濃州之為地也山旁水怪鋒鏑
堅利以故守斯土者非天下英烈民不獲戴享豐華原
有名將享所謂三位之流亞也其副有猛士曰齊藤越
前守練立兵卒治國不替東鎮鎌倉西勤玉京小者越
越火者鯨鯢僉奉彼誠遠也書如也越前守直令茅曰
善惠寺克繼足踵國政于今不改曰典曰文曰武遺直

由義少聞内積公暇有餘焚香趺坐拜無量壽其室曇
鸞法師譯經天親菩薩優婆提舍一卷散亂于案上
耳矣寬正二年惜月某日王府雲龍軒珠溪西堂作詩
寄善惠寺云云有和展而覽受一封書信寄相思浩
下江東天西涯慚我胸襟無雪月驚看金玉故人詩二
公襟宇固如在西湖鏡天閣上雪後梅竹塵雲不到其
為人可知矣於是汝下名師積德競而見和而以序文
命予老矣辭者再三迫于督責不獲止聊述彼二云
唱酬之旨昔晉陶淵明則英雄陶侃之後裔也遊於
山伴十八賢以終淨土教善惠其慕陶者歛沙門德止
為詩使後世仰靖節之凡珠溪其慕德止者歛故不省
不文書可奉贖群公之錦綉云

流水集

記

綠毛龜記

河之州有寺曰保安寺寺之前有池靈龜產焉其背盈
掌毛結而綠若苗之刺塊髮之衝冠離、字森、字寺
之僧皆神之庚子之冬某日使、者獻於太守、以
為瑞物通而進之於相府名公巨卿大喜而河之為曰
州也南離之位說卦曰離為龜今有是產也豈天獻壽
於吾相之兆乎因作室俾其居焉蓋效龜步之例也茲
秋相公懼無妄之疾久矣南是之時彼州之太守專祭
名山大川在其提封者而斬相公之福曰受天百祿曰
壽考萬年吁是龜也固非偶然而出者太守之忠信感

於此享耳矣夫德之所感者深物之所懷者遠其是之謂乎質之上古凡出者二享永明年唐潛猷青毛者享南史編之朱友貞末年許州猷綠毛者享梁史筆之國朝今復書之者為誰天下大禪伯龍阜少林翁也遊戲之餘小施金膏之筆力寔非齊梁之亞享古之人有言聞善不慕與龍驥同予雖不腆竊以記享應永庚子蜡月十又七日也

含雪軒記

粵之北多雪大者如席小者如掌故殄而死者如瓊田之鶴野水之鷗友人竺文居之蓬戶蔬食泊如也文之言曰予辭鄉里而寓京寺數歲于今矣欲歸而不可得迺字其軒之額曰含雪客室之曰含也者口中有物之象也凡物莫不有含者雪有含飴而弄滌者雪有含香

而奏夏者雪有虫含沙者雪有蚌含月者雪雖魚概其義夫元化之內清泚精英之氣在天為雪在人為性雪也至明而止凝而冰融而水雪之變也性也至靜而止散而慮動而熱性之變也故言雪者必曰皎潔純粹言性者必曰恬湛粹閔外則取諸雪內則取諸性其揆一也瞻彼閔者虛室生白絲是言之天壤之間何往而不可雪乎哉彼蘓子之畫則脫也言公之齋於雪也終止于穠形似存典刑未如含之為自珍吾所不取也客起而揖曰聽公之言不可以託焉

旱蓮記

瀛溪先生曰蓮花之君子者也余常有意於是而誦斯言矣齋之有有小池家童擲蓮實於其中既而出者大小不一依可愛也始擊蓋亭以珍蓮之明其相也終共房

職 身蓮之厚其心也夫高原陸地不托其根蓮之讓
其德也卑濕淤泥不涵其花蓮之謙其行也苗而苦者
忠也蕾而茁者義也及乎將用終而曠字結而社字可
以引賓客可以備軍容此則文武之兼用也至若我甘
藜氏準以為華務世累重之而重之而重之又刻
而置之為夜漏之笈代之挈壺氏之職能辨菟時早晚
不謬圭撮繇是言之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
擅崑玉若夫夏熱之夕凡觸之翻於雨逆之於於是錘
指頤觀彼荷上之露跳者奔者又猶弄水浪於瓊拌暑
氣三舍而退不亦快哉夫此教德可以配君子務則濱
溪其知言者邪茲夏四方大旱野草青卓以故池液枯
竭井谷射射日命長頰運水於甕孰灌注小施土脉名
墳蓮處瘁字或如強人行吟於楚澤或如李士沒溺於

盆假山記

秦坑余仰天而叫曰五日不雨可乎曰雨于山於蓮其
何益十日不雨可乎曰雨于山於蓮名何益哉雨于蓮
其運相達譬之君子人雖曰其位未得其時者命也故
書曰旱蓮記愛蓮也

京雒之東數十里有國曰懷西適江州南至勢尾之交
焉名山水而奇絕者以百數虎溪最善虎溪似廬山之
境其瀑也為千尺之布其橋也為五咲之石角魏
然臨峻流牛子而下飲者也弁之美雲之間舉怡而
猷形廻巧爭韋僊郭慙之華凡州之為山水者其所以
傳言者類丈人行其不既乎玉府陽岡禪師寓跡輦下
遊心物外却掃一室燒香靜坐因旋去朝之花序直遊
秋之月場而予為三十年知己一日予過於禪師

送下軒下禪師謂予胡不嘶北風越鳥巢南枝不忘本
土之謂也予家本濃也欲在江湖之上者不少矣故辭
院子而不仕麾權勢而不諂退乃張之於下列哈之於
未位焉耳矣宜為山人者置之於山宜為朝士者置夫
之於朝予也宜於山者也欲歸而不可得遂取石有甫
紋而髻髻於山者載以畫舟鋪以玉沙植以松栢故以
尺澤之觀數十尾而距舟十步許而有泉疏泉自筧伏
之假山之趾其水仰而出於石罅所謂機泉者也機泉
鼎來也似珠似練似簾似帶鷺而振者鵠而舞者鵝於
也飄於也於后例：平次、平而入於舟不亦快乎於
是平禪師与佳客暇日叢話或賦約而愛或湘茗而吟
由是不出京門坐入故鄉鄉之布溪云者其瀑也云者
其橋也云者若在庭戶几案之間於別禪師呼假山而

為真山者也云夫曼曼厭京塵而歸南康大覺吟石樓
而辭北闕者異同道也夫有所潛者有所出也在易之
卦於屯九五有所屈者有所伸也在詩之章鶴鳴九臯
古人有言岩穴為養賢之域何以言之太公西齒而博
涓川之磯傳說列星而蔽虞魏之野一朝感平夢寐佐
周文讚武丁釣竿苔綠版築土斑是廼愛山而且閑者
出山而閑者平也摠而論之山亦何罪禪師他時異
日施法霽于宇宙發道凡于遠近便禪師據帝畿而忘
故鄉者非茲假山也歟

盆假山記

寶德辛未夏予因燕渾戈到更初卸紗緡鼻息雷吼夢
跨青鳶指西南飛於是有人鉢予至若仙府之處神
人自予曰欲以歷覽乎予曰諾者是至一所橋之曰康

王下德觀焉記曰廬山之南地最靈秀有康王谷者世
稱真境也洞深三十里懸流數千仞豁訝曲峭不可窮
畫焉次曰萬杉禪院迴抱廬阜如睨高星奔巖層岩形
勝環合茂林布水氣象森爽次曰五巒寄唐貞觀二年
有梵僧西來蹠是山之陽目岩藪之秀拔慕猿鳥之趣
故次曰博賢泉飛黃石千尋之長劍倚空雲吐鑪峯一
炷之檀烟上漢次曰致霖亭外接吳江注洋百頃寒光
激灑煙波清泚亭之西五峯峭壁隱然在望者為廬山
其北魏崗置一環為來嚮者為廬山予欣於正襟而向
神人曰是為廬山乎仲人曰唯飛流直下三十尺疑是
銀河落九天此非李翰林之詩乎擘開青玉峽飛出雙
白竜此非蘇玉童之句乎地岳康王之谷珠貝珂玉南
披招隱之腹綵綃霧縠此非黃庭望之銘乎羅漢鼓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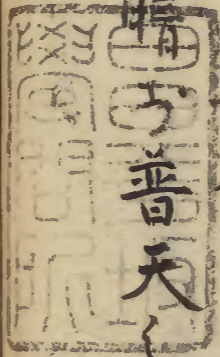
繩圍之二十三尺誰剗千年不死之孤祠冒以三犧欲
生之雙辛小擊春雷起幽蟄草木未暖先甲柝此非陳
弄俞之大鼓行乎其餘曰鸞溪亭曰漱玉亭曰青牛谷
曰白鶴觀曰善財菴曰庾亮梯者皆真之焉終之焉不
皇記憶于時寺樓鐘曉而後為覺矣况神人不知所往
矣尔來山綠确碧存于心想于目造次顛沛未嘗不變
樂彼境之美不亦人之情哉而茲秋一夕拉二三友侶
過東山瑞苔軒下有假山植以雪吹之柏加以富士
之松亘綠水于前鋪白沙于底髻像於李氏之九華依
佈於蘄家之三峰就中有一段之奇特者何謂奇特者
也其瀑也主人約客而曰俾其水而自在流者知之乎
客曰請嘗試為之主人呼而曰流焉而供矣於是水浩
灑而下漲於門之浪又呼而曰流焉而纖矣於是水洄

例。而。焉。溪。之。滴。觀。者。望。者。莫。不。絕。倒。吁。不。亦。異。哉。引。
夫。水。之。為。物。也。潤。於。下。者。水。之。性。也。行。於。高。者。非。水。之。
性。也。今。也。導。之。於。高。而。走。之。於。下。知。水。之。性。乎。夫。孟。子。
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又。
曰。水。搏。而。躍。之。不。使。過。類。激。而。行。不。使。左。山。其。是。之。謂。
乎。凡。智。者。創。物。能。者。述。焉。故。古。人。有。謂。曰。君。子。之。於。學。
百。工。之。於。技。自。歷。漢。至。唐。而。備。矣。故。約。至。於。杜。子。美。文。
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士。而。古。今。之。
變。天。下。之。能。事。畢。矣。由。是。言。之。假。而。真。者。真。而。假。者。其。
揆。一。也。美。哉。水。隨。主。人。之。心。自。由。自。在。者。也。雖。向。之。夢。
裏。之。庖。岫。奇。而。更。奇。者。豈。不。同。日。而。傷。之。乎。於。是。乎。記。
焉。

釋言

夫說法之樣子者賓主不拘繩墨而信達者以為貴享
在於月邦号軌圍奏樂迦葉起舞章于大唐而其能活
者夥矣麻谷到章敬振錫一下繞禪麻三匝德山到滄
心挾襪子於法中有舉扇者有磨執者有掀倒禪床者
有捲起簾子者流而至乎扶桑号不名夥乎上代置而
不諱，其近代為宿之能活者傑然而出者其誰哉佛
國的孫一闍夫禪師其人也退院於建仁之辰在心門
頭而對大石引聲而歌，考劉曉一卷麟和尚視象子
南禪之目按丈室內而拜，腰婆婆至如兼拂而活之
天活者常德親子明古和尚也問答罷張袂而下禪床
之間字考歌曰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近年宗後書
記者卒立于法座上而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以示其怪

觀者孩之蓋効悉達太子之模者也某固全者嘉德佛
蓮大禪師真跡也茲冬書重節秉拂欠其負以故某以
不次之科而見擢矣因辭讓者再三迫于懇法之急不
獲止而就遂登秉拂之座臨于拈提而下禪床而唱唐
朝太平之歌字直吾法字之舞因祝今之天下太平之
謂也且夫佛舞謂之東心水上行迴某在東山而作舞
理之必終乎故万袖褒美之惟吾山長老不肯而謗
而不已詣麻苑而訴之歸於寺別將聚評定衆而出院
而未決其議之安某師遊史怯是非先報起單夫住持
以公道而宜為先反之何哉可討者禪安邪謗天於國
師也可賞者書記邪祝天下太平也攸布三台和慈悲
之光照愚暗于普天之下諸侯抽忠前之忱後墊於
率土之濱



下諸侯抽忠前之忱後墊於

